



我们高中同学毕业三十年聚会,请来了当年的任课老师。教英语的刘老师已是八十岁高龄,并已随女儿在香港定居。女儿特地把他送到南京,体质犹健的老师执意独自坐车来界首,出租车一直把他送进了校园。

三十年后初一见,刘老师的身躯已没有以前那么高大,精神仍然矍铄。他穿着深灰色西装,里面配了深红印花的领带,头上戴着顶鸭舌帽,风度犹存。

我们上初中时,英语就是刘老师教的。英语课本薄薄的,只能叫个小册子,内容也只是些口号和语录。当时,“读书无用论”充斥整个社会,上山下乡的运动还在继续,同学们对英语特别不感兴趣。刘老师不相信读书无用,他极其认真地教我们学英语,26个字母,从发音口型到发音部位都讲得很仔细。他常常张开大口,示范怎样抬高舌面,怎样轻触上齿龈。我们不是认真地模仿,而是偷偷地笑。听其他老师说,他讲的是标准的美式英语。

为了提高同学们的学习兴趣,刘老师就给我们增加一些课本上没有的日常用语,还教我们如何用英语和外国朋友进行简单的交流。这使我们感到很新鲜。课堂上的日常用语,他也常用英语表达,为我们学习英语营造氛围。我们这些文革中走过来的学生,感到很高大上。不知不觉中,我们对英语又多了点兴趣。

有一次课上,刘老师看到窗外通向办公室的走廊上,来了他以前的两位学生,便指给我们看说,他俩刚上师范一年就文革了,现在都在其他学校任教,觉得自己的知识不够用,就常常结伴来向他请教。最后,他重重地说了一句:“书到用时方恨少!”当时却不知道,老师的话是说给我们听的。

刘老师并不是个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学究,他很懂得生活。他刚来界首中学时,正值饥饿年代。我们的校园与邻近的农田,只有一圈垂柳之隔。听说,他特地在柳树下精心饲养了一只羊,并喝上了鲜羊奶。这在当时的小镇堪称稀罕事。他也常与附近的农民买

老爸养花,其实不是出于他的初心。原先的花花草草养在小城的水泥森林里,过不久,有些死掉了。剩下的多半死不活,病恹恹的,似乎也不久于世,扔了不忍心,就带回老家给父母托管。

老爸年近八十,农活早已干不了,因为是农民,无退休一说,只可叫休息。房子东山头,有一小片菜地,应时的蔬菜长得不错。他便自然将多年种菜的经验照搬到这些花草上,勤浇水,勤施肥,可这些花草却不识抬举,照旧萎靡,照旧病恹恹。他有点不服气,只好不耻下问于我,我也就把网上贩来的养花技巧一一传授,没曾想,效果绝佳。一盆茉莉枝叶繁茂,点点白花,一茬又一茬地开。

邻居来串门,“什么花这么香?”  
“茉莉花哎,香吗?”  
“香!”

老爸得意得堆叠起一脸的褶子,像一块石头打破的湖面。邻人走后,“我真没闻到香。”他说。

我不得不承认自己有些附庸风雅,明知兰花难养,还是陆陆续续买了七八盆。“养兰一点通,浇水十年功。”我依然现学现卖,什么“见干见湿”,什么“夏浇早晚冬浇午”,成了我们爷俩的一时话题。

前几天回家,去看我们的这些花花草草,一盆下山兰发了五个花苞,一盆春兰长了三个花苞,余下的也均挺拔秀丽。

“生姜还是老的辣!”我端起酒杯,“我敬你一杯。”  
“难?有多难?比种十亩田还难?”老人也喜欢夸呢!

所谓骄兵必败,前段时间老爸就出了个大洋相。他

老庄台拆迁了,菜地流转没了,人搬到农民集中居住区来安家。在自留地里摸索了大半辈子的老母亲,一下子有了明显的失落。幸好,当初装修,我们没有把小院子全部硬化,留了整整十个平方米的菜地。我想,院中有泥土,人活得总归多接地气吧。

母亲精耕细作,用绣花的功夫侍弄这一小块菜地,小归小,里面的品种,出项丰富着呢。

这个季节,西红柿开出金黄的花,瓠子开始攀藤,鸡毛菜已经可以下面条吃,茼蒿绽放出大叶,苋菜第一“发”已经可以吃,第二“发”刚出芽,茄子鹤立鸡群,错时种在茼蒿、苋菜之间,顺墙根栽下的三五株丝瓜,正对未来爬满铁艺栅栏充满期待,小菜地边的香葱一向姿容姣好,“葱嫩”是因它们而生出的词,辣椒也开出点点白花,几丛菊花脑立夏前我们便尝过鲜……一小块菜地,母亲折腾出十来个蔬菜品种。

妻子想占用那个菜地的一小溜边角安放她的花,母亲坚决制止:栽那东西干什么,一不能吃二不

## 我的英语老师

杨本琦

点鸡蛋什么的改善伙食。我家就住在热闹的街面上,常看到他买一些当地的西瓜、桃杏之类的瓜果,付款后,就地品尝。

刘老师还是个体育爱好者,打得一手好乒乓球。他曾和体育老师马老师一起为学校组建的乒乓球队出谋划策,请来邻县的南京下放知青传授经验。他还和马老师组织同学们去近邻汜水中学,进行友谊赛。

刘老师还擅长游泳。我们上学时,有一条灌溉河穿校园而过。夏日的傍晚,常见他惬意地仰卧在清澈的河水之中。记得在一个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的日子里,学校的游泳健将都参加了游泳活动,我们在大运河的岸边,只见刘老师矫健的身姿引领着队伍,潇洒地挥臂前行。

散学后的校园里,也曾看到刘老师孤独行走的身影。除了寒暑假回去,从没见过家人来看他,只是听说他有夫人和两个女儿。是的,课堂上他提到过他的两个女儿,说她们学习如何的不用操心,他只需提供学习资料。这个精通外语,多才多艺,带着上海口音却家住南京的人,在我的心中一直是个谜。终于,有一天我从老校长戴有武先生那里得知:刘老师的父亲,曾是当时上海滩红极一时的黄金荣的大律师。刘老师大学毕业后在黄的推荐下,来到了外国人开办的发电厂做翻译。工作期间,他有一张与外国同事在资料室的合影,一直珍藏着。解放后外国人逐步撤离,清理、整治的运动接踵而至,而刘老师的这张照片给他带来了说不清的麻烦。这其中从上海到南京不知有过怎样的周折。上世纪六十年代初,国家提倡中青年有识之士,到最需要的地方去传播知识、支援地方建设。他就是那个时候来到界首中学的。

我们毕业三十年聚会时,我陪着刘老师一起去饭店的路上,他饶有兴致地问我:这里还有农民用有机肥种粮食吗?湖西有污染吗?鱼虾还有以前那样的味道吗?镇上买个小院落需要多少钱呢?从刘老师的眼神里发现,他是眷恋这方水土的。

## 老爸养花记

居述明

不知从哪捡来一株多肉,种在小花盆里,总不见大,也不见枯。又不耻下问于我,我用手机一查,告诉他,这个叫“清丽”的,要少浇水,用沙质土养最好。过两天,老妈告诉我,这哪里是什么多肉,原来是棵塑料花!

老爸一脸尴尬,依旧堆叠起一脸的褶子。全家喷饭!

对于我们爷俩这些“吃饱不得劳”的行为,老妈倒是淡定如常,她更喜欢她的菜园。“爱他生计资民用,不是闲花野草流。”李渔的诗她肯定不懂,只说“地不能荒着,遭人骂呢”。于是犄角旮旯,见缝种菜。老两口吃不完,拎个篮子送给四邻。

“西头老太说昨天买的番茄不得我的好吃,哪里比得了我给她的又粉又甜!”这样的夸赞无疑激发了老妈开疆拓土的雄心,竟打起了花园的主意。

小院花园里有竹三枝,腊梅、海棠和牡丹各一,本已逼仄,她居然在隙地栽上几棵葱,或是种上一把茼蒿。虽则因缺少阳光雨露,长势与菜地上的判若异类,仍是雄心不改。

我与老妈交涉,“你看这菜长得瘦骨伶仃的……”

“你随便我。”

“好,好。”

你开心就好。

今天中午,刚进家门,老爸接过一根烟,“我听说淘米水浇花好呢,让你妈……”

“啊?不能!”

“那几棵芍药都活了,发了好多红乳子。”

能喝!在泥土里讨了一辈子生活的母亲,一向讲究实际。妻子只得出院墙外开发她的花花世界,在房屋四周的泥土缝隙里,培育出一片红红绿绿。

实用主义的母亲看不上那些花,只在意她的菜,多方便、新鲜、实在啊;有小资情调的妻子,看重的是那些花带给她的美好,她认为,菜随时可以去农贸市场买,身边有花开放的心情永远买不来。

母亲很少为妻子的花浇水,妻子也很少为母亲的菜浇水,两人相互关照:“平时顺手帮浇一下啊!”又彼此常常忘掉。或者,浇自己爱的东西极认真负责,每次浇透,浇对方的所爱三花两绕,马虎了事。

妻子用她的花打发业余时间。母亲用她的菜打发老年时光。

有时候,我站在楼上看,看她们各自忙碌,都十分地投入。我也赶紧坐回书桌。书桌上,有我的所爱,我用它打发一辈子的时光。

我要学母亲的样子,用绣花的功夫,种好我书桌上的“小菜地”。

下乡插队的那一年,乡下还全是水田(又叫溷田)。那天从公社所在地到生产队,走在田间,脚下全是闪着寒光的冰面,那是水田里的水结成的冰。那年特冷,水田冻得结实实,带队的小伙子说,冰冻实了,人踩上去不会破,不要怕。天已打黑影,看不清路,有时踏在冰面上,还是有点胆怯。

带队的小伙子说,这是水田,明年全部改旱了,种麦子,一年两熟,水田就没有了。刚刚下乡,他说的是什么意思,我们似懂非懂,只晓得跟他走,小心翼翼地跟着他走。这是一月份的事。

过了年,农历二、三月,春耕了。田被水泡了几个月,土壤都压板了,要松动松动,得把所有水田都耕了,让泥土翻个身,搁着,待清明前后再耕一次,撒了底肥好栽秧。

天冷,牛还不能下水,怎么办?人!人下水田耕田,这就是拉犁。

拉犁的场面是热闹的,一块田,一张犁,男人和女人搭配开来。天还冷,水面上闪亮着斑驳的薄冰,人们上身扛件薄棉袄,下面套着单裤子,来到田边做准备。我们几个知青分散开来插到各组,脱掉鞋子,赤脚站在田边,还没下水呢,已是透心寒。学着农民样儿,把裤管使劲往上卷。农民的裤子比我们的肥大得多,往上卷很方便。我们的裤脚怎么卷也卷不过膝盖。农民说,实在卷不上去,裤子就准备潮吧。卷好裤脚,下水。下水是要咬紧牙关的,“乖乖”一声,双脚插进冰水,插进冰水下面的泥里,冷得心里一阵打颤。

农民看着我们说,城里人啊,什么时候吃过这个苦的。虽然冷,我们嘴上还是硬的,你们不怕冷,我们也不怕冷。四五个人一组,一人扶犁,另几人在前面拉犁前行,知青插在中间。一头一尾的人都要步子稳定,不能左右晃动,中间的人可以搭浆。我们把辫子(一种用稻草、麻丝和布条混在一起编织成的工具,像辫子,用来作牵引)一顺斜套在右肩,辫尾扣在犁辕前的绳索上,扶犁

## 篓子里的螃蟹

陈红梅

小时候,我们经常吃螃蟹,家里一煮一大盆,甚至一锅。不仅吃,我还常常跟着小伙伴一起去捉。

秋阳高照,蓝蓝的天上,白云飘飘。父母在农田里干活,我和小伙伴在田间玩耍。沟渠里水少了,清澈见底,水草、螺蛳、小毛鱼能看得清清楚楚,拾螺蛳、捉小鱼成了我们最大的乐趣。沟渠的两边不时会有一个个拳头大小的洞,洞口滑溜溜的,仔细看,有的洞口会有泡泡溢出。大家都知道,这是螃蟹洞。把头贴近洞口,往里细瞧,螃蟹躲在里面呢。掏吧!找个小树枝,伸进洞里,捣鼓几下,老实的螃蟹出洞了,很快成了我们的俘虏。也有狡猾的,可不买小树枝的账,捣半天,就是不出来,小手伸进去掏,没有。我们就挖洞,非把它挖出来不可。挖到最后发现,那是个近似u形的洞,有两个出口。我们上当了,它从后门跑了。

我的爷爷是捉螃蟹的高手,他可看不上小沟渠里的蟹,更多的时候是在河里捉。夏天,午睡后,爷爷便背上鱼篓,披着水纱布的大披肩(兼毛巾),带上他的专业捉蟹工具——一根铅条,出发了。铅条约六七十分长,一头弯成直角,另一头弯成小圆圈作为抓手,圆圈上系着根细细的米把长的麻绳。

爷爷捉回来的螃蟹个头都很大,印象中我就没有看到二两以下的蟹,几乎每次都是满载而归。我曾经问过爷爷,怎么没有小螃蟹,爷爷反问:“小的捉回来,卖给谁啊,你吃吗?”

我的头摇得拨浪鼓似的:“我才不吃呢,全是壳,没有肉。”

“捉回来没人吃,不如等它长大了,再去捉,多好。”爷爷慈祥的脸上绽放着菊花,“小馋猫,是不是?”

有一次爷爷回来时,蟹篓的盖子没有盖,我着急地大喊:“爷爷,你盖子忘盖啦?”

爷爷笑着说:“没有忘,你不懂,放心,它们一个也溜不掉。今天螃蟹特别多,不盖盖子让它们透透气。”

“为什么啊?它们傻吗?”我满腹的疑问。

爷爷不紧不慢地放下蟹篓:“它们不是傻,是因为篓里很多螃蟹时,不论哪一只往上爬,其它的时候都会伸出爪子把它拽下来。很少的时候,没蟹拽,它们反而会爬出来。知道了吗?”

我想了一会说:“我懂了,螃蟹的嫉妒心强,多的时候有的螃蟹就看得别人好。”

那时我上四年级,学习成绩不错,尤其数学,每次作业都是一百分,老师常常表扬我。没想到,连着几次,我的作业都出现了大大的红叉叉,无论我怎样细心,还是有要命的红叉叉。错的原因很简单,都是计算错误:答案不是后面多个0,就是前面多个1,或者中间多个小数点什么的,遭到老师的狠狠批评。我以为是自己粗心,后来发现是组长妒忌,偷偷地改了我的答案。

我告诉爷爷,那个组长就是篓子里的螃蟹。爷爷笑着说:“她是螃蟹,你也是螃蟹。不过,你要做跟她不一样的螃蟹,她越是拽你,你越要努力往上爬,做一个拽不下来、爬得出去的螃蟹。”

如今爷爷已远去,沟渠里的螃蟹也难觅踪迹。早起去集市买蟹,看着蟹贩篓子里爬上又掉下的蟹,想起爷爷的话。是的,人生何尝不是如此。

## 水田拉犁

汪泰

拉犁前行,并不十分吃力,人前后相距一臂长,几个人必须步调一致,不然就要踏到前面人的脚后跟。犁铧,像在写一个大大的“回”字,又像由外往里绕一个个圈子。没两转,腿上的皮肤在冰水的摩擦下发疼,最怕的是,一脚踩在老墒里,腿一下子陷得很深,拔不出来,冰水很快淹潮了卷着的裤子,冻得一阵鸡皮疙瘩。

拉两圈,换个人扶犁。最前面的人,拄根粗树枝做拐杖,这样走得更稳当些。我也想扶犁,可农民坚决不同意。农民说,扶犁不好玩,手扶着犁梢,用的是巧劲,手稍往上抬一点,犁头栽到泥里,就拉不动了,手往下摁一点,犁头就翘上去,弄不好,犁头要戳到前面人的腿肚子上,那就不得了了,你说,能让你扶吗?经这一说,看看想想,还真是这样,就不敢再要扶犁了。

一趟拉到头,把辫子放在田埂边,人可以上埂歇会儿。上得田埂,用手就水抹净腿上的泥,这才看到,腿肚子是红的,表面还有些血丝,那是被薄冰刃的。疼吗?有点疼。冷吗?不冷了。因为没有退路,拉几圈,也就适应了。坐着反倒更冷,还是下田。一张张犁,分散在田里,水是寒的,腿是冷的,心是热的,嘴是忙的,忙什么,说笑话,山南海北,荤素搭配,男人女人,笑声不断。

拉犁持续了几天,所有水田被翻了一遍。几天下来,腿上的皮肤粗糙、皴裂,摸上去的感觉像是摸在树叶上。耕了的水田继续用水泡着,让太阳晒着,到栽秧前再耕开,耙平。这时再拉犁,水就不冷了。

这一年秋后,收了稻,耕了田,种麦子,田不再放水泡了,一年稻麦两熟。我懂了,这叫“沅改旱”。不用再拉水田的犁了,旱犁还是要拉的。待有了手扶拖拉机等,人们才不再拉犁。